

由方師鐸先生《天南談》的寫作時間談起

特藏組 謝鶯與

館藏方師鐸先生手稿的整理，已進行到《閒話滇邊》與《天南談》二稿，擬以「方師鐸先生全集(一)」印行。《閒話滇邊》各篇皆著錄發表的時間，分別從民國 38 年 7 月 8 日至同年 11 月 24 日。《天南談》則僅知在每週五、六、日三天出版的「萬象版」連載，而其中一期為第 12 期，其餘不詳。方先師在《五十年前水擺夷·緣起》曾說：

早在民國 38 年，我就在《國語日報》上陸續發表了十來篇《閒話滇邊》，又在《民族報》上（《聯合報》的前身）寫了幾篇「天南談」；後來因為生了一場重病，停止了寫作。無暇再寫小品雜文，就這樣，一擱筆就是四十年。

知二稿曾分別在《國語日報》與《民族報》連載，時間則「早在民國 38 年」時。按《天南談》第八篇〈光吃飯不工作的印度牛〉曾記載著：

近來臺北市鬧了一場「牛瘟」，單單台北畜產公司第三牧場，就病死 28 條，因患病而打死了 39 條；還有 27 條，聽說也活不成，大概一兩天也要「同歸於盡」。害得省農林處跟農復會忙著用飛機趕運牛瘟血清，和遠隔重洋的到美國請救兵，聘請獸醫專家到台來肅清牛瘟。

透過「UDNdata 聯合知識庫」的查詢，《聯合報》記者羅建怡在題為「牛瘟紀念碑，述說溫暖老故事」¹¹的報導中，引述省家畜衛生試驗所所長劉培柏的說法：

民國 38 年 10 月 3 日，政府為了要平抑台灣中秋節的肉價，從海南島進口肉豬 750 頭，其中 210 頭寄養於台北市朱厝崙農林公司第三乳牛牧場，但因該批肉豬帶有牛瘟病毒，致乳牛間傳染快速，造成農場內 22 頭乳牛死亡。當年，聯合國糧農組織撥給牛瘟疫苗，由省衛生試驗所大量製造，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並自成都空運牛瘟血清，全國各單位通力配合力，民國 39 年 2 月，省農林廳正式宣布撲滅台灣牛瘟。

知方先生所記的「牛瘟」事件當在民國 38 年 10 月 3 日至 39 年 2 月間，這

¹¹ 民國 86 年 3 月 2 日第 17 版「都會掃描」。

篇文章也應在這段時間撰寫的。若由「牛瘟」事件發生的時間，及〈緣起〉的說辭，《天南談》正緊接在《閒話滇邊》之後發表，時間不晚於 39 年。

事實上，方先生有關西南邊區生活的文章，另有〈滇緬邊區生活紀實〉與〈東南亞「竹世界」中的一角〉¹²，記載因氣候的因素，此地區的食、住及日常器皿都與竹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，堪稱「竹世界」。方先生在前者中自云：

二十年前，我正在滇緬邊區，從事語言調查的工作。

後者裡提及：

雲南的「思普邊區」，幾乎是被世界遺忘的一角，絲毫未受外來文化的影響--沒有公路、鐵路、飛機場、新式的教育、新式的工商業(自註：今日此一地區已被關入鐵幕內，情形當已改變；作者所述者，乃三十年前親目所見者)。

根據《五十年前水擺夷》之〈獸力運輸隊--馬幫〉的記載，民國 28 年方先生就已經從昆明隨馬幫深入滇緬邊區的擺夷，從事水擺夷語言實地調查的工作，可藉此推知〈滇緬邊區生活紀實〉當撰於民國 48 年左右，而〈東南亞「竹世界」中的一角〉則撰於民國 58 年之後。

為什麼方先生從民國 38 年至民國 58 年的 20 年漫長歲月，撰寫了四篇有關滇緬地區的文章，甚至到了民國 78 年撰「四部曲」時，仍有《五十年前的水擺夷》的作品呢？方老師在《天南談》之一〈釋名〉中自云：「我在雲南、緬甸、安南、暹羅、印度，足足待了八年。」試想人的一生究竟有多少的八年可以利用呢？一個二十多歲的年青人，遠離父母妻小，單槍匹馬的，面對不同語言、不同生活飲食，到處充滿「瘴氣」且交通不便的西南邊區，所為何事？只為了調查滇緬邊區水擺夷語言的工作。這種看似傻瓜的行爲，雖可說是「初生之犢不畏虎」，只顧逞其愛冒險犯難的雅興；卻可由此窺知方先生對研究工作的專注與執著，如果他缺乏超人的毅力以及適應環境能力的話，怎能一待就是八年？回想方先生八十高齡之時，仍持續不懈地在中文研究所授業解惑，並指導多位研究生撰寫論文，不得不感佩他老人家對學術的熱愛與執著。

¹² 皆收錄在《方師鐸文史叢稿·雜著編》，臺北大立出版社，民國 74 年 8 月。